



衝天一怒

(台灣)
塞翁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冲冠一怒

作者：(台湾) 塞翁

责任编辑：罗克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5354—0685—811·566

定价：(上、中、下册) 13.50元

求新求变！

突破血腥打杀窠臼！

让爱心走进武林！

渗入江湖！

目 录

吉人天相	有惊无险		(439)
娇娃上当	人财两失		(453)
心狠手辣	借刀杀人		(466)
阴谋劫宝	冤家路狭		(485)
奸徒受制	恶性难改		(503)
爱心奉献	兴师问罪		(517)
逼开杀戒	力退群雄		(535)
钝剑斩情孽	剖腹表心志		(548)
完璧归赵	又起波澜		(566)
存心不良	自食恶果		(579)
良知未泯	急流通退		(597)
同登彼岸	共赴乐园		(630)

二二、吉人天相 有惊无险

“前辈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我会遵照您的指示，全力以赴。”欧阳鹏飞话锋一转，道：“至于敝帮不肖弟兄，前次洗劫了贵属第七小组，这件不荣誉的事情……”

一号截口道：“不必再提了，你既已悔改，我相信你会知道应该怎么办。”

“惭愧得很，近日十分拮据，请前辈示知贵属第七小组的去向，容图后报。”语出诚恳。

“一言为定。”

于是说明第七小组的去向，以及最终目的地。

复又恳切的道：“我告知最终目的地，目的不在讨债，而在盼望贵帮自帮主以下，凡能悔改脱胎换骨的，都能参加我们的行列，一同欢聚在地极的乐土境域里！”

仙女宫“第一号公仆”此行，虽未达成讨回第七小组被抢劫珠宝的愿望，却传播了“爱心”的种子，算得大公德一件。

叙旧各节，就不必细表了……

依依惜别，相约后会！

*

*

*

仙女宫“第一号公仆”离了竹叶帮总坛，正往回奔，突然发现有人跟踪，此刻的他，不像“神剑赛鬼斧”时代，天不怕地不怕，如今性情大变，宅心仁厚，本着息事宁人之心，打

掠了四周形势，一闪隐入隐蔽树丛以内。

隐蔽一时，不能隐蔽永久，当他走出树丛，一眼就看见十余名劲装疾服，手持兵刃的江湖朋友，不分青红皂白，也不打话，向他围攻而至。

“一号”边亮出他的钝剑自卫，一边递话道：“朋友们是那个道上的，为何突袭在下？”

“废话少说，拿命来。”其中似为首的口出恶言。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混战片刻，“一号”已称出汉子们的斤两，遂边应战边点破道：“诸位这等毫无章法的乱打乱杀，简直不值识者一笑，我看你们还是省省力夹着尾巴退去吧，否则……”

敢情他有自知之明，语气和缓多了，不像前此那么肯定。

“一号”手下未停，口中道：“这么说，你们是奉命行事的了？”

“你管不着。”

这回答，无形中是承认了。

“在下不忍让你们白白送掉性命，叫你们的主子出面吧！”

说着，一鹤冲天，身形拔起十来丈高，在空中一转身，头下脚上，斜飘三丈，落向左前方一处小高地，岳立以待。

劲装疾服汉子们，论理应该知难退走，但仍不量力地飞身跟踪，再度围攻而上。

“一号”边还击自卫，边冷冷一笑，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尔等如果再要如此纠缠，在下可要不客气了。”

似为首的汉子说了真心话：“慕容大侠请原谅，咱们奉命

行事，身不由己。”

“你们可知道，每个人只能死一次。”

“这点，咱们很放心。”

“此话怎讲？”

“咱们打听的很清楚，你慕容大侠，现在不像从前血腥满手，你如今弃神兵利器不用，改使钝剑就是明证。”

“原来如此。”一号苦涩一笑：“这等如意算盘，你们可打错了。”

话落剑起，一式“风扫落叶”逼退众汉子，同时左手并指如干，气运指尖，隔空分点当面几名汉子“渊腋”“日月”“京门”等要穴。

“一号”独门制穴绝招，一向指无虚发，何况面前几人都是名不见经传不入流脚色，应是手到擒来。

事实却大出“一号”意料，被点几人，只是应指身形晃了几幌，未见被制倒下。

惑然间，“一号”却发现汉子们胸前被点穴道陈现出一块败絮。这才醒悟，汉子早有准备，着有护胸，护住要穴了。

敢情“一号”只制穴不杀戮的仁术，已传开江湖，被寻仇者识破了。

“我该怎办？”一号暗付：“我不能因此再开杀戒呀！”

他心存仁慈，对方却纠缠不休。只守不攻，也要付出体力的。

他忽然想通：我必须速战速决，保住充沛的体力，应付接踵而至的挑战。情势明显看出，主使的高手，还隐而未现。

忖念至此，下定决心，在按钝剑卡簧的同时，旋身一式“风扫落叶”，将暗藏在剑柄以内无色无臭的“对时醒”，喷射

而出，罩住方圆丈八打圈。

众汉子瞬即莫明其妙地相继仆倒，昏睡在地。

前面已经交代过，“对时醒”并非毒物，只是使对方失却战斗力，昏睡一个对时而已。

“一号”这才好整以暇地，奔向旷野。

旷野无遮拦，视界广阔，不担心被偷袭。

但旷野有尽头，只见又有一群马前小卒，打消耗战而来。所不同前者是人人都戴有面罩，罩住口鼻。对手消息好灵通，这么一来，“对时醒”不能用了。

同前时一样，不问青红皂白，抢攻而上。

他不屑与之对话，“一鹤冲天”，飞越过众汉子的头顶，飘落在隘路以内。

守住隘路，布成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使对手围攻不成，并肩难展，只能一对一，以卵击石。

他们既是同路人，当然也知“一号”不会开杀戒，无奈一对一根本拢不了“一号”的一身，只好徒呼奈何！

不过他们仍然前仆后继，一个摔倒，另一个接上，显然用意在达到消耗“一号”体力的目的。

“一号”了然他们的目的，不得不使用重手法，将来犯者击成重伤，丧失再战能力。

如此一来，十余人之众，不盏茶时光，都一一摆平了。

“一号”指问其中之一道：“你们是受何人指使，从实招来……”

蓦地隘路一旁树丛中，人影一现，现身一缺左臂一缺右腿的两个彪形兜腮须大汉来。

其中缺臂的接口道：“相好的，可还记得在下兄弟么？”

“原来是神剑赵忠赵仁两昆仲，久违了。”

缺臂的老大赵忠冷哼接口：“三年前神剑斗神剑，败在你手，落个四肢不全，狭路相逢，该是讨回血债的时候了。相好的，亮剑吧！”

“三年前那趟子事，在下深觉后悔，不过……”

老二赵仁接了口：“不过什么？”

“贤昆仲那趟子事，不觉得也……”点到为止，转过话题道：“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二位的意思？”

“血债血还，”老大赵忠恨声道：“慕容穹北，今天你是难逃公道！”

“贤昆仲只知责人，不知责己。”

“你慕容穹北也不比咱们好到哪里去。”老二赵仁冷哼一声道：“不然的话，为何群起而攻之，将你赶出长白，落荒逃到外岛。”

说的也是事实，“一号”承诺道：“好吧，血债血还，贤昆仲希望在下怎样个还法？”

老大赵忠扬扬他的铁钩假臂道：“公平交易，还我臂来。”

“你是要我自断一臂？”

“只不过是讨回血本，你不愿意？”

“一号”有些犹豫了。

老二赵仁不落人后，抬抬他的假腿，接口道：“照方抓药，还咱腿来。”

“一号”哈哈一笑，慨允道：“好的，在下应许了……”

两昆仲大感意外，趁热打铁，亮出兵刃分别正准备削向“一号”的左臂与右腿。

“一号”横剑一挡，道：“且慢。”

“怎么？你后悔了？”赵家兄弟同声追问。“一诺千金，怎会后悔，只是时间上有问题。”

赵家兄弟紧追一问：“此话怎讲？”

“此刻在下有任务在身，肩负多人生命安危，一待在下任务完成后，我会履行诺言，自行奉上的。”

赵老大发急的道：“姓慕容的，你这是骗小孩？”

龙吟一声，宝剑出鞘，老二自也配合着亮了兵刃，并肩而上。

“一号”一跃倒退丈许，道：“请不要逼我出手！”

赵家兄弟抢住主动，哪肯罢手，如附骨之蛆，一阵猛攻，倒也使“一号”有些应接不暇。

更因为现在的神剑赛鬼斧慕容穹北，是个俱有爱心，不愿动杀伐的仁义之士。

赵家兄弟并不领对方这份忍让之情，更加放胆抢攻。

赵家兄弟既有神剑之名，武功自非泛泛之辈，“一号”惯用的制穴手法，一时间也难得心应手，更因前一阵子两批伏椿的缠斗，却也消耗了体力不少。

赵家兄弟抓住“一号”这一弱点，且抢住主动，故而暂时占了上风。

打斗处是隘路险地，隘路另一端左临无底死谷，右依万丈悬崖。

“一号”且战且退，已渐近险地。

反击才是防守的最终目的，“一号”自然明白这道理，可是如今的他，满怀爱心，不肯出手伤人，于是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一号”正暗自庆幸，不一箭之地就可退出险地，出险地后，就可施展他自信能胜过赵家兄弟的轻功身法，脱身缠斗，远走高飞。他想到就做，抢攻一招，逼退赵家兄弟的同时，正待抽身退走。

讽笑声中，现身四名手持外门兵刃的劲装汉，横当住了去路。

“一号”一眼看出，是昔日与自己结有梁子的“区氏四凶”。

“区氏四凶”恶名远播，道上朋友，无不见鬼神而远之，三年前重创在神剑赛鬼斧手下，此刻仇家见面，自是分外眼红。

“一号”欲待解释，“区氏四凶”哪由分说，大吼一声“上”，兵刃齐出，配合着赵家兄弟，将“一号”围困在核心。

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斗不过人多，何况六人全是顶尖高手，而“一号”又怀着一颗仁慈爱心，不愿伤人，于是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在“一号”心中，却有另一种想法，认为今日的遭遇，是在还债，决不能再伤人，宁可让自己伤在六人之手，使他忧心的是，自己丧命不足惜，只是受命于神的“第一号公仆”的任务，就无法完成。

为了这任务，他勇敢地与六位绝顶高手周旋，暗思脱身之计。

在剑花万朵，银虹闪烁声中，只见光圈，不见人影。但进攻的一方，均被“一号”护身罡气与剑气所阻，谁也不敢欺身接近，把自己的生死作赌注。

“一号”边防守边观察左右形势，前有赵家兄弟，后有区氏四凶，右是万丈悬崖，惟一可脱身是飞渡左边的无底死谷，但此途也得冒生命之险，万一飞渡不过，坠落死谷，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道死谷宽可二十丈，若在平时，以“一号”高绝轻功身法，决无问题，而赵家两兄弟与区氏四凶，决无此能耐，也就是说，“一号”只有飞渡死谷一途，才

能脱困。

赵家兄弟与区氏四凶虽是绝顶高手，但单打独斗，绝不是“一号”的对手，当然都有自知之明，无一人敢以自己生命作赌注，虚耗自己内力以破除“一号”护身罡气，而近身相搏。

彼等有一共同看法，只要困住“一号”，耗其内力，等到“一号”气尽力微，就可一举成擒了。

他们绝对想不到“一号”存了天堑飞渡之心，故而在靠左侧死谷，也就疏于防范。

“一号”心意既定，抢攻一招，罡气排空，使敌众退避之顷，脚尖一点地面，冲天而起，向死谷方面，斜射而出。

“一号”此举，乃赵家兄弟与区氏四凶意料中事，而且吻合了赵家兄弟预为的安排。六只眼睛紧紧盯视着“一号”腾空而去的身法，一眨也不眨。

四凶老大惋惜的道：“观他身法，飞渡死谷，大有可能啊！”

赵老大长笑接口：“那他是死定了，还落个尸骨不全。”

“此话怎讲？”

“在下已在死谷那一边，广布炸药，一触即发，决无逃脱可能。”

四凶同声大笑：“赵老大，你真行！算无遗……”

声未落，已看出“一号”在内力不济情形下，急速下坠，瞬即坠入死谷，被滚滚浓雾所吞吃！

赵家兄弟与区氏四凶拥抱一起，庆祝他们报仇毒计得逞。

一阵兴高采烈过去，四凶老大提议道：“没看到慕容穹北陈尸，心仍不甘，我想我们应该下到谷底，求证一下，如

何？”

赵老大胸有成竹的道：“这点区家大兄放心，此谷所以名为死谷，自有其所自来。”

“请道其详？”

赵老大指着滚滚浓雾道：“这谷中浓雾，不是普通云雾，而是绝毒瘴气，嗅者必死，慕容穹北必死其理一……”

区老大接口道：“听赵兄言外之音，还有必死其理二么？”

“有的，据说谷底上层是浊流，下层是泥淖，失足落入其中，必定没顶而被埋葬，死定了。”

“如所云属实，那就放心了。”

赵老大得意的哈哈一笑道：“咱们两家大仇已报，了却一桩心事了，理该庆祝一番，小弟在前面市集备好酒宴，请赏光一同前往。”

同声应诺声中，比肩而往。

*

*

*

“一号”在未被“仙女宫之神”拣选，改邪归正前，本就是位邪门外道精灵古怪之人，由他的江湖中万儿“神剑赛鬼斧”可见一斑。

因而他的武功很博杂，江湖经验很丰富。是以他在未飞渡死谷前，各种可能的后果他都考虑到。当其感觉到飞渡已是内力不济时，即迅急运行“龟息”之法，停止了呼吸。是以瘴毒对他无伤。

可是身形的坠速，因“龟息”而加增，令他无法抗拒，处在首尾不能兼顾境地，只好听天由命！

不知是吉人天相，抑是“仙女宫之神”在暗中保护他，正

处绝境，突觉有一股大力，将他的身体向左侧一推，使他横飘一丈开外，轻飘飘落在一处软榻之上。

当他自解“龟息”，睁眼四望，发现身在一处山洞中，光线昏暗，看得不甚清楚，似乎洞口处是似一排排列整齐的白桩。

进洞后他第一件想要办的事是，吞服随身携带的“百毒不侵丸”。

适才因为飞渡进行中，精神集中在体态的平衡，些许都不敢大意，哪能顾到服药避毒，后因“龟息”，更就不能动颤了。

当他吞服“百毒不侵丸”的同时，倏觉眼前一黑，有如地动天摇一般，一股强大无比的吸力，牵引着悬空的身体，投向一处血红的洞口。

他警觉遇上庞然怪物，暗叹此命休矣！

他本能的反应，拔剑刺向那血红洞口，阻住身形不致被那血红洞口吞吃掉。

此一动作竟真的生了效，在剑尖击个正着时，获得的反应，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传入耳际，而“一号”的身形如殒星般，被弹出了洞外，回到浓雾弥漫的死谷里。

如今“一号”已服过“百毒不侵丸”，不惧瘴毒，但谷底如何，是个问号。

经验告诉他，谷的两壁或有可依附之物，于是尽量提气，减轻下坠的速度，并向斜方向划行。希冀能抓到一样可依附之物。

正当他提气向岸边划去时，突起一阵怪风，吹得他神智昏乱，把持不住，只好随风乱窜，听天由命了！

不一瞬，觉得身躯被怪风吹送到某处，在感觉上双脚已

踏实地，躯体也已依托在了实物之上，本能地用手一摸，觉出是依靠在一处山壁之上。

怪风也停了，“一号”情不自禁念了声：“谢谢神明保佑！”

“一号”稍作片刻的喘息，然后功行四肢，运行“壁虎功”向上抓。

爬着爬着，感觉浓雾渐见稀薄，表明距离谷岸不远了。

他考虑到万一赵家昆仲与区氏四凶若仍守在原处，将必又有一次狠拚。

此刻他已气尽力微，那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是以只得稳住身形，作片刻的休息，以恢复体能。

幸喜他停身处是一处凸凹不平的缓倾斜，身形依附其上不需损耗太多的内力。

当他依附在岸壁调息恢复体能的短暂时光里，他耳听八方，觉出一片死寂。不由心说：“赵区两家可能已离去，否则，不会如此冷清。唉！好歹都不能长时间耗下去，得冒险一试。

这一阵怪风将“一号”刮的难辨东西南北，他只考虑再遇见赵区两家，却不知更厉害埋有炸药的一边，一触即爆，死无完尸的可怖！

心意既决，遂一鼓作气，气运四肢，继行壁虎功往上爬升。

也不知是吉人天相，还是冥冥中的安排，使他安然脱出险地。因为当他爬升上岸后，证实赵区两家已离去。

这才放心地整整衣衫，踏上再一次探访各小组使命的旅程。

他默记着仙女宫各小组被安排的行进方向，追向就近的一个小组而往……”

*

*

*

“夏口镇”是华中滨长江最最繁华的商埠，武阳夏隔岸鼎立，也为兵家必争之地。

靠江边的江汉大道，是商旅汇集之所，旅店茶楼酒馆林立，市开不夜。

一日傍晚，江汉茶楼兼酒馆高朋满座中，靠窗一桌有位女客，独坐沉思，似乎遭了何项困难。

她年青貌美，穿着入时，由其梳着双辘推断，是位待字闺中的大姑娘。

大姑娘单独上茶楼酒馆，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有一个可能，不是风尘中打滚的就是走江湖跑码头的。

茶馆酒楼乃三教九流汇集之所，见有这么一位大姑娘在座，马上就有寻花问柳客搭讪而上。

“姑娘，在下可以并座么？”一位花花公子模样的年青人并坐了过去。

姑娘不假以辞色地装着没听见，也没拒绝。年青人得寸进尺地大献殷勤道：“姑娘想用点什么？”

“你要请客？”

“姑娘赏脸，是小生的荣幸。”

“有无附带条件？”姑娘冷笑着开门见山。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语气肯定而诚恳。

“小二！”姑娘抬手召唤。

小二疾疾忙忙走了过来，道：“姑娘要点什么？”

“捡你们拿手的菜，来个四菜一汤。”勾魂眼瞟了同座公子一眼，观其反应。

年青人受宠若惊，欣然道：“姑娘喜欢哪种酒？”

“我想你一定喜欢我饮用‘三杯不过岗’。”

“姑娘好风趣，在下一向最懂怜香惜玉的。”转对小二道：“女儿红四两，酒菜快点。”

小二喏喏退下。

“还未请问姑娘芳名？”

“武秋菊，公子呢？”

“在下姓乐名宝林，年方及冠，尚未……”

姑娘武秋菊一笑截口：“尚未娶妻，是不是？”

“姑娘聪秀，一猜就着。”

酒馆和菜大多是现成的，不一瞬已送到。

两人边用餐边谈，姑娘武秋菊开门见山道：“乐公子，该是言归正传的时候吧？”

“这……”武秋菊点到要害，乐宝林只得开门见山了：“武姑娘昨天午后曾到过敝号是不是？”

武秋菊被提醒，警觉的道：“公子是乐公平当铺的……”

“乐公平当铺是家父所经营的。”

“那你就是乐公平当铺的小开了。”武秋菊脸色顿转冷沉：“贵宝号那位站柜先生，也太不识货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到处打听姑娘落脚之处，这才找到的。”

有目的而来，倒也不专是寻花问柳的。

“原来如此，那是想再谈交易了。”

“正有此意。”

“那你就再出个价吧！”

“当然可以，但……”

“但什么？是不是盘根究底，查问来源？”